

文章正宗

十八



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叙事一

左氏叙隱相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子孟孺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

孟子卒

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謚也蓋孟子之姪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婦媵元

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

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

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

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亦以相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相

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皆非嫡隱為庶長當立讓桓非正也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

共叔段欲立之

欲立以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

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邑而不脩德鄭滅之恐復然故開以他邑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大叔

公順姜請使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

祭仲曰都

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

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

之一城之分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不合法度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

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

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兩屬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大夫欲與大叔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

生他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至于廩延言轉後多也子封

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完城郭繕甲兵

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公聞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人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

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

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

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見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

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

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人有母

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食天請以遺之食而不發

也問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助繫語穎考叔曰敢問何

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

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公從之公入而賦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融詩也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溲溲溲溲詩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

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

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

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

此。呂成公曰左氏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

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

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言亟請於

代欲之焉避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

則設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

已與收貳為已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

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

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

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

猶免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

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

### 敘秦晉相失本末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秦穆夫

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

畜羣公子畜羣公子晉侯亟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

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五等既而背之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  
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

在十年故秦伯伐晉校此十數句如大  
四年具獄然真名筆也

### 叙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

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

其生祿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

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叔弟顛

頡魏武子武子魏驪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

有大功狄人伐唐咎如列種也魏姓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

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

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

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

年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

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

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相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螽蟴妾在其

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

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

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

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

實敗名公子不可妻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

子犯無去志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

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倍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其

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

殽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

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

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

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今一也犬戎狐姬之

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

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晉鄭同

儕齊等也其過子弟因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章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

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

旋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

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

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  
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  
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奉匭沃盥既  
而揮之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匹敵公子懼降  
服而囚去上服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  
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  
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叙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

八十九十四

文十六

六

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

五年定襄王以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伐原在二民易資者不求曲焉不詐以明徵其

辭重言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作執秩以正其官秩

王爵秩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楚子使

穀子三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

叙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



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地二月晉

卻穀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

中軍故曰上德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地衛侯請盟

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

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

與楚故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子叢

叢而殺之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眾也舍墓師遷焉曹人兇懼

遷至曹人墓為其所得者葬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

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棄軒者

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令無入

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殮璧魏孿顛頡怒

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從云之勢燕僖負羈氏魏孿

傷於曾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魏孿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

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乃舍之殺而請以狗于

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門尹般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不許我

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公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

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人居于申使

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

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卻天之所置其可

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當用此三志

玉使伯欐請戰伯欐子越椒也曰非敢必有功也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買之王怒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

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官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

之祖也六卒子玉宋人之兵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執宛春以怒楚楚而後復之攜離也

復曹衛以攜之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

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苑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

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

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

背惠食言以亢其餽餽謂楚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

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秦穆公也城濮衛地歸國

楚師背鄩而舍鄩立陵險阻名晉

侯患之聽輿人之誦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

舊曰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

疑焉疑眾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

藥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藥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

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志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

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盥也是以懼子犯曰吉

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旬故得天楚子下旬故伏其罪

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

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焉焉自焉也

事宣故權言以答夢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

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

取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闕勃令戒勅戒爾車乘敬爾

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鞬鞞鞞鞞五萬二千五百

人在背曰鞬在脅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鞞言駕乘脩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

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各少遂伐其木

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

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了上將右子西闕宜申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

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欒枝使

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

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族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

唯中軍先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滎陽卷

往勞之故為作宮

### 叙晉楚邲之戰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陴倪皆哭楚子退師

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

九十入自皇門至于塗路塗方九軌曰塗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

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得諸江南以實海

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若

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相武不泯其社稷

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武始封之使改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

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

大言二十九下文十六

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

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

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

平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栢子楚歸

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

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今茲入鄭

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譏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

陳也楚武王始更為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步曰卒事不奸矣奸犯也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宰令尹為軍行右轅左追尋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

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

皆持以絳及曰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

權後勁中軍制謀後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

選於舊言用由來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

大旨六支十六十一勝仲

計旅有施舍旅之心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

也別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

成事時典以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有昧也者致也致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子子曰不

可先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奉

子能我弗為也以軍佐濟也濟渡河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難字周勿有之在師三三上坎下坤之臨

三三初六變而之臨師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

法參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彙子逆命不順衆故

爲弱汝爲衆今弱川壅爲澤汝爲川今變爲有律

以如已也如從也以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繼坎

用從人故曰律不臧且律竭也竭斂也坎變盈而以

竭天且不整所以爲也水遇天塞不得不行之謂臨

水變爲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執其焉此之謂危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外咎

子謂相子獻子一說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

也事之不捷之罪所夕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郟鄭地沈尹將中軍沈或

寢縣子重將左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以

聞晉師既濟還嬖人伍參欲戰之祖父令尹孫

叔敖弗欲曰共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

捷參之肉其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

不捷參之肉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希重

南鄉旆軍伍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敖鄆二山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乎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治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

休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蚘冒筭路籃縷

大三百二十 小一十三 八 文十六 八 十四  
山林若教蚘蚘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箴之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

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 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

廣者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 序次也以待

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

潘虺為楚潘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

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堯子

得屬知季曰原屏各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趙莊

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

書之身行能充此言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曰寡君少

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

成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父淹

也穆王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

室毋廢王命今也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

侯人侯人謂伺敢拜君命之辱堯子以為諂使趙括

大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

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

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許伯曰吾聞致師

者御靡旌靡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蔽左車左也蔽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

還兩師也掉正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

斷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遺矢一而

已麋與於前射麋麋龜麋善也龜背之晉鮑葵當其

旁夾攻之

隆高當心首

又十六 又十五

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

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犢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

黨逐之及茨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

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廙

之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

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

憾往矣獻子卻克弗備必敗堯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

六三十五示畜

文十六

十六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

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堯子不可不肯設備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

軍不敗趙嬰齊使舟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但受命而行

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

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

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乙邠王乘

故各有御在

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

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帥也使執車逆之兵車

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昔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

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

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

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相子不知所

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

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

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

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

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

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毀其卒

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

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

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

悉之脫扃其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以還又其悉之技旆投衡乃

出還便旋不遊大灑也拔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

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

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謂其

二子無顧不欲見顧曰趙使在後稱也怒之使下指

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

取其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楚能貧羈囚知瑩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子之子族家兵死還戰厨武子御武

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

子之房抽擢也敢好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知季曰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吾杲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

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營屯宵濟亦

終夜有聲言其兵衆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遂次于

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為

京觀積尸封土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

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文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

遂大而信又作武其卒章曰者武頌篇名者爾功

王保天下

誅紂致其三日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二二篇鋪

定其功其六曰綏萬邦其六六篇綏安也其六曰綏萬邦其六六篇綏安也

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其六曰綏萬邦其六六篇綏安也

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其六六篇綏安也

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其六曰綏萬邦其六六篇綏安也

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其六曰綏萬邦其六六篇綏安也

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此

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

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

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而安人之

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

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大三百五十七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

叙齊晉靡笄之戰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

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與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

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

無入而封封中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礫也齊侯親鼓士

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

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石

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言無以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

夏有關文失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

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厚矣子以眾退我此乃

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其眾新築人救孫相子齊師

乃止次于鞫居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相子相

子是以免于奚守新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曲

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

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器車服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

已孫相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

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

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

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

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

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

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

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魯衛自稱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輿

也淹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

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

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檠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

所獲者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

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郈曼御

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卻克傷

於矢流血及獲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曰余

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亦以御左

輪朱穀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又則穀音近姻今人謂

赤黑為穀色言血多緩曰自始合苟有儉余必下推

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

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斃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

也成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

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

注山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子輿韓故中御

而從齊侯晉中代御者目非元師邴夏曰射其御者

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射其

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也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

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

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付

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絰於木而止驂馬

丑父寢於轡中轡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

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韓厥執繫馬

前繫馬絆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

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下臣不幸屬當我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

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敢

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丑父使公下如

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

副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



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

退入于狄卒

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

從晉言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

狄備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

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

勉之齊師敗矣

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

辟女子

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

之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司銳

徒上

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

走辟君

齊侯

以為有禮

先問君後問之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辟司徒

壘壁予之石

石節

### 叙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文十六

卷三

成七年美園宋之役

在宣十四年

師還子重請取於申

以為賞田王許之

分申呂之田以自賞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

呂所以邑也且以為賦以御地方若取之是無甲呂

也

言中呂類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

晉鄭必至于漢王

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

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

楚共王以魯成子

子

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

皆巫臣之族

及襄老之子黑要

以夏姬故并怨黑要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

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與黑要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子重子反

曰

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臣

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

季礼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與其射御

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

教吳乘車教之載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實其子狐庸

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子重

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

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

蓋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敘晉楚鄢陵之戰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

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

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鄭

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洧夫渠洧陵皆宋地衛

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

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

叛與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

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

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郤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

厭異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甲讓有禮故戊寅晉師

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

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

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備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時順而物成羣生上下和

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

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

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

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詭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

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

速過險而不整速則矢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

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

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

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云

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

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死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

宣十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

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秦狄齊

楚皆彊不盡方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齊敵楚而

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

則憂患去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厭晝暈而

陳壓笮其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曰塞井夷竈陳

於軍中而䟽行首䟽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所授

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

大信三十一小百三十五 文十六 矣一

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惡子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蠻夷從楚而不

陳蠻夷從楚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踟蹰蹰

也譁合而加蹶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關心人所底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

軍巢車車子重使大宰伯州犂待州犂晉伯

楚奔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曰召軍吏皆聚於中

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虔敬於先君也虔敬徹幕

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

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師右

車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請禱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之側神

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

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苗賁皇

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曰南國蹇射其元

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淖

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

右步毅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右首御鄭成公

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

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

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

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

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廙之黨與養由其蹲甲而射

之徹七札焉黨潘廙之子蹲聚也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

詰朝爾射死執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執呂錡夢射

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異

魏錡

姓尊

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

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弋弓以一矢復命言一發郤

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

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

黹韋之跗注君子也黹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韋連識見不穀

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

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

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

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

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曰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

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以進以距鄭伯

其車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

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弋中熒戰在閔

二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

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

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

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再發盡殪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囚楚公子茂為郤重見藥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

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

臣對曰好以暇暇問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

飲子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曰寡

君之使使鉞御持矛御侍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

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誠乎

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旦而戰

見星未已子反命軍更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繕

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晉

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

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匹

逸縱也王聞之乃曰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

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

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

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反敗也漢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

臣

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

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子聞

王自殺終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

義言以義命已側立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

而卒

### 叙晉人弑厲公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孽外孽愛反自鄢陵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怨卻氏董胥克之子宣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

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年卻缺廢胥克卻犖與長魚矯爭由執而拮之

大子不才與

天十一寸

卅一

也拮械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既矯亦嬖於厲公

變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

善欲因壘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鄢陵

至實乃召寡君鄢陵戰晉囚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

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瑩佐下軍居守卻犖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公告樂書書

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

子問卻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卻至聘于周樂

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胡伺遂怨卻至厲公田

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

婦人而後



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

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厲公將作難胥童

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公室不偪敵多怨有

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

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

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

君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

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

大三十于六十于二十四

文一百

卅一

廿

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

抽戈結社社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三郤將謀於榭矯

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苦成叔濕季

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

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

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姦在內為軌御姦以

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

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公

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

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晉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

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

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欒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

昔吾畜田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

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

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晉

童道君為亂故比日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

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

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瑩士

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

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

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

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

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

麥故不可立國語既弒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齋於

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

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勉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子怨元而以虐秦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養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以二書參然後知傳士之峻潔也

### 叙晉悼公復霸

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始命

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逮鰥寡惠及及救

涇起舊德匡乏因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匿薄賦斂宥罪戾

節器用省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

### 卷之六

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頡子魴士會子頡魏頡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

荀家荀會樂廣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鄉

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

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

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

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居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其時

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

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絳張老為僕奄

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使訓

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言義駟知禮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周禮諸侯有六閑焉乘車

禮容故訓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

羣驥使知禮故摠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爵

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

也夜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言惟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 叙宋繼示喜備火政

襄九年春宋以火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

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

### 卷下

屋塗夫屋大屋難撤陳舂揭具綆缶番箕籠揭土舉綆汲索缶汲器

備水器盆鑿之屬日重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

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表火道火起則表其所起標

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令隊正

納郊保奔火所隨正官名也五縣為隨納聚郊野使

華閱討右官官厄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向

戍討左亦如之向戍使樂造厄刑器亦如之樂造司

刑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甲備甲兵元武守皇

皇分充石之後校正主馬使西鉏吾厄府守鉏吾大

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令司宮巷伯傲官司宮巷伯傲官內之事二師令四

大官之典

鄉正敬享

正二師左右師也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壎祀盤

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禘宗宗人壎城也用馬祭于四壎

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 叙向戌合晉楚之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公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如晉告趙孟趙孟謀

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氏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

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

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

卷之十四小十三十二

二十六

五

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魯為用之齊

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

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

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也申叔孫為齊陳演無

衛石惡至

酒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息來趙武命盈

從趙武後武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子木至公子黑

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正陳趙武命盈丁

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畢於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白成後吳於趙孟將子孟曰晉

秦匹也晉之不能於秦猶猶之不能於秦也而不能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激也其君敢不固請於齊齊請

使朝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昭諸諸王也駟傳謂

告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戌

寅左師至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晉盟以濟言子晉

累肱素要齊其辭至 庚戌子木至自陳陳孔父蔡公

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許之大夫皆至以濟為軍

晉楚各處其徧留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曰楚氣甚

惡懼難有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

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州犂子曰合謀侯之師以

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皆信於楚是以來服若

不信是棄其信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

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事將違

人曰今丑將死矣不及三年宋亡而棄信焉將違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事事以定之信立何

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救之也向曰何害也匹

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也夫合諸侯之

知以為不信必不 夫食言者不病斃於死 非子

知以為不信必不 夫食言者不病斃於死 非子

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成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病則欲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王

則力可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倍楚

兵以害我也每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李武

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

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欺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

盟私屬二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

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

魯君非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晉楚爭

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賤之

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

諸侯歸晉之德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楚為晉細不

亦可乎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

叙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

禮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

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猶未也猶有商紂然勤而

聲

不怨未能安樂然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

不至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

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為之歌王王黍離也

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遇西

我之禍平王東遷土政不行於天曰美哉思而不懼

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為之歌鄭詩第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

其煩神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決泱弘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國未可量

也言其或為之歌幽詩第十五幽周之舊曰美哉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

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為之歌秦

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

十一後仲尼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刪定故不同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

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

之夏聲及襄公佐司平王東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

遷河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姓國闕元年

晉獻公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其國無明君

也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有國故有



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序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忌故曰國無主自創以下無譏焉創第十三曹第

此二國歌不復講論之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

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

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

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而有直

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為

之歌頌頌者以其成曰至矣哉言直而不佞曲

而不佞通而不佞遠而不攜攜遷而不淫過

復而不厭常日哀而不愁知樂而不荒節之

匱德私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

貪後取處而不底以道行而不流以制五聲和角徵

五聲謂之八風平八方之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音七諧

南籥籥者籥籥者籥籥者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

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

德聖人之難也慙於見舞大夏者樂曰美哉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見舞韶箠者樂曰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情覆如地之無不載

人為伍分為三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

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各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 叙晏子辭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湫下隘小臨塵不

可以居臨聲塵七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

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

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眾也不

能勞眾為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敢乎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有鸞踊才故

對曰踊貴獲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

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

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

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

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壤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

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二三子

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

禮小人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

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名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削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 叙子產從政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外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

侯所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欲為

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有且

天二五十一 小一〇九六

文一六

四二

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

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

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

之言

### 叙中行穆子敗狄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原也無終

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地

不便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狄也

阨道今去車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戰為行

屬車為步陳其五乘為三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人今改書車通以通

叙楚靈王之敗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

圍之以福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及冠秦復

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大楚

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能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之子之王

孫牟衛康叔之子原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之子伯禽並事康王康

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魯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戎昔

我先王能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

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唯命是從豈其愛鼎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

是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

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

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

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誠斧也破敢請命

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

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識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

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惡王出復

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聞焉昔

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

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穆王祈父招其名

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臣

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

聖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惇惇式昭德音惇惇安和貌式用也

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

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

過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乎不能自

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其辱於乾谿

### 叙子產火政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地火心丙子風穽慎員是

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未也七日莫火

作乎從內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

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言經所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年前

禘竈欲用確罕攘火子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

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

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時有中遂不

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鄭之未災也里析

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

大子四十七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

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火里析

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

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

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

不得使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使祝史徙王祏於

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使府

人庫人各徹其事火也商成公做司宮商成公鄭大

寺人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

之官

列居火道

常備非也

行火所燬

燬也

城下之人

伍列登

也

為部伍登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野司寇

野司寇

除於國北

為祭處於國

北者就大陰

乃聞災故戒保

郊人助祝

中除於國北

為祭處於國

祈于四鄙

積土陰氣

也

禳禳火于玄冥回祿

玄冥水神

禱于四鄙

積土陰氣

禱于四鄙

積土陰氣

也

所聚故祈祭之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征賦三日

稅也

哭國不市

示憂戚

不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

宋衛皆如是

陳

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叙魏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成不能斷以獄上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成謂閻沒女寬曰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

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

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

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各曰豈將軍食之而

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

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以上左氏傳叙事之文

大正八十六 小八十八

卷之六

四





